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九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君諱璋字器玉姓吳氏石晉末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又自遼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為長春人六世祖匡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五世祖

吳咸雍十年劉霄牓登科仕未達而歿四世祖敬良潛德不耀子讓東頭供奉官贈安遠大將軍即君之曾祖也祖鐸閤門祗候金朝天會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貞元中監崞縣烟火公事贈明威將軍妣傅氏濮陽縣太君君即明威之元子也生七歲而孤養於其姑欒亭齊氏稍長即能自樹立大定十年以廕補官歷遂城滿城四務酒官明昌四年調保州軍器庫使改太原大備倉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稅課最遷濟南軍資

庫副使轉鄧州草場副使會録事缺員父老狀於州請君攝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稱焉衛紹王即位用大安霈恩官顯武將軍騎都尉濮陽縣男食邑三百户因為所親言吾猥以賞延入仕將四十年得不償勞寧不自知徒以先君子蚤世不及通顯故强顔末秩耳今品及列爵當預追錫之典生平之志畢矣今不自止欲何求耶乃投牒請老武勝節度高侯雅知君勸止之曰選法廕子五品例入一差隨有超擢君淹𠖥庫久能

少忍之且當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决耶君不得已起調得監方城稅到官不數日以崇慶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終於官舍君資孝友姑氏殁哀過所生識者以為生長見聞宜有加於人者為人誠實樂易重然諾輕施予有以急難來歸者必極力營贍之以故家屢貧然不卹也少日酒不能亂中歲以止飲自誓賓客過門歡宴彌日不見惰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殁之日識與不識皆為之嗟惜名士赴吊者數十人其得人心

又如此夫人其郡張氏閨門肅睦有內助之効封濮陽縣君後君二十年而殁子男二人長仲佩忠顯校尉次仲傑鄧州教授孫七人曰綱曰維既冠而卒曰綽曰綰曰續曰級皆早卒繼僧未名仲傑將以其年月日奉公之柩歸祔於大興府宛平縣玉河鄉黄村里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傑涕泗百拜以墓碣銘為請仲傑學為通儒德為善人殆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為論次之并用予之所感為作銘其銘曰

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器函牛彼求柱車論族膏腴卒不能以自濡筦庫之須仕無他途選部一拘同滯賢愚然則前日之所謂任子者非敝法也與

忠武任君墓碣銘

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春勉卒大事墓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諉述為請某於亨甫有州里通家之舊不可以

不敏辭乃為論次之并著予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為汾陽人有諱才珍者登天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入為尚書省令史皇統中坐吏部田侍郎瑴之黨廢於貶所田初為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別流品愼惜名器自任羣小積不能平造作飛語構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者八人以敢為朋黨誑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置極刑自餘除名為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預贈典復朝散大夫生子徹以廕補

官監惠民司君即惠民之元子也諱德懋字君範資禀醇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為鄉府所薦惠民蚤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已而罷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為善人君子嘗為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横被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往往將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盛吾知吾子孫必不獨為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正大

庚寅收世科闕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即置家事不問惟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既久靈應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兆以天興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内懷中續息定家人發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即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李昌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

哲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吕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為元祐姦黨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謂彰善癉惡可為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石甫立隨為雷火所擊惠卿等懼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余嘗深求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為病者葢心魄既喪猝為謾疾所乗嘗糞為甘嗅

足爲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謾疾不已矯亢忌嫉合而爲聖癲始於天地一我卒之古今一我敢爲大言居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視正人端士若有血讐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茍可以售其術雖殺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余觀於成敗之變多矣自有天地以來未有食人而不爲人所食者凡爲譊夫者其才智類出於人遠甚寧不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乃今至於殺身滅親亡人之國而莫之䘏焉者獨何歟殆受病既深

至於中風狂走雖和扁操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古語有之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又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聖人之所惡又其所甚畏者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姦人敗類交亂四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痛快唯遺臭無窮是所得耳蔡呂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預温公黨為恥又欲以黨禍絶士大夫之世而後之名卿才大夫賢

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為朋黨之論者其亦未之思歟銘曰

善為吉先壽為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於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源至於人衆勝天而天定亦能破人者盍當以家為知言

信武曹君阡表

己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行臺叅佐曹侯椿年持其先人信武君事狀再拜涕泗為予言往者過太原嘗以

宗人益甫咫尺之書之故得見顔色時先人始就安厝欲求阡表以昭示永久而未敢也側聞從者在燕將往拜之而邂逅於此今願竊有請焉案事狀益甫所譔益甫予同舍郎其言可信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賢故為次論之君諱元字長卿曹氏世為隰州隰州之以貲雄鄉里者累十數代矣曽大父秀妣張氏大父繼純賢而有文以善人獲稱妣郭氏朱氏何氏朱氏宋朝散大人某之女父鎮資仁厚有士風妣靳氏張氏生子五人君其

第五子也齠齓受學年十二孤初父病革獨念君未有所立殊以為憂及父没君持喪如成人未幾母卒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廬墓側至終喪鄉黨稱焉其後兄弟析居君力學自奮不數年博通經傳以至陰陽醫藥法理之學無不精至為人謹厚舉動不碌碌喜賔客好施予周急繼困不責報謝郡長吏而下皆推重焉兄楨既老君事之惟謹疾則躬侍湯藥存撫諸孤更為賙贍有閭之者君不聽曰鄉人不能自存者且當救之況兄之子

乎貞祐之兵隰州破羣不逞之徒乘亂剽掠君具牛酒集壯士得千人約曰吾州被兵惟州倅獨存今逖匿他境吾欲與公等立州事迎倅以歸可乎衆曰諾乃安集境内還倅於州羣黨破散遺民頼之以安有欲推君為官長者君義而却之明年大飢民無所於糴君出所餘以救餓者全活不勝計而初不一錢取也興定巳夘秋八月二十四日將適終陽遘疾終於途春秋四十四夫人霍氏同郡檢法某之女閨門肅睦内助之力為多君

歿之兩月州乃陷盡室被俘惟椿年調官京師夫人給兵士言我主婦螯財所在當盡指侶餘人何所知以故家人得少寛夫人私語之曰若等自為計吾老矣終不能茍活以重吾兒憂遂俱兵士至其家正色言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禄吾殺身以報可矣財豈可得耶兵士怒縛之夫人駡不絶口而死生子三人長即椿年次松年大年一女嫁郡人周惠今為真定叅謀椿年大安中出粟佐軍仕為綏德令階五品得贈君信武將軍某縣男

夫人縣太君松年大年俱以兄廕祗候承奉班諸孫皆尚幼孤子等實以已亥十一月十有九日葬君某里某原之先塋夫人祔焉銘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剛衣冠堂堂百夫之防無移官之階而有為政之方施於閨門義存義亡凛凛皚皚崑玉秋霜墓石有銘德潜而光我卜曹宗偕隱川其未央

千戸喬公神道碑銘

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人大父思父順世為農家而以義俠見稱公資禀沉默見於童幼及長驍勇善騎射志膽堅決輩流中少見其比衛紹王大安初北鄙用兵良家子有以戰功取階級夸示鄉閭者公慷慨奮發不甘落其後乃棄家事不問俠游燕趙間貞祐南渡河朔板蕩豪傑競起公從今萬户張公聚族屬鄉曲保西山之東流堨别自為一軍及張君副經畧苗公道潤承制封拜公亦受定遠大將軍恒州刺史居無幾何國兵

由紫荆而南張公以馬跌被執而公不知其守東流者如故也大帥以張公至埚下諭公使降公盛為禦備日戰數十合力盡乃降張公先以公為爪牙且嘉其忠憤不撓力為保全益以腹心倚之宋將彭義斌既破東平隨據大名聲勢甚張南北軍待為勍敵無敢試之者一日義斌提鋭卒數千北向猝與公遇於真定之南公以騎數百直前挫其鋒義斌慴焉武仙刼殺主帥並山郡縣反為金張公會諸道兵擊之公時攝帥府事將騎五

百步卒三千鼓行而西聞敵將保郎山行列方整殆不可犯公謂部曲言歸師而遏之兵家所禁不若設伏山下開其歸路彼得路則無鬬志吾邀擊之取獸於穴得志必矣已而敵兵過公出其不意大敗之如公所料時別將有陷陣中者公以單騎出之不旬日諸叛者日繼降附進逼真定仙㦤南奔轉戰逐北遂攻彰德彰德下畧地齊魯駐軍滕州之牙山紅衲軍夜至公獨搏戰奮戈大呼營中驚奮皆殊死鬬衲軍敗走填壓山谷間無

處數百人益都之役宋援兵數萬將及城下公逆戰走之獲軍資甚衆城中軍突出將為掎角公隨以短兵遮擊敵退保不復出大帥會諸將特稱公之勇以褒異之先是張公開幕府滿城公為元帥都監以功遷左副元帥及師還兼行兩安州帥府事移軍唐縣鎮遏西山者累年辛卯冬南渡河戰於陽翟之三峰山明年圍汴梁汴梁圍解公北渡天興軍北渡平章布色攻圍衛州公力戰郤之河南平張公入覲公復攝府事從征淮右

歳甲午朝廷第功張公因陛奏臣之副喬惟忠出入百
戰功最多乞加寵擢於是特恩以寳書金符授公行軍
千户自是愈自奮厲其破棗陽攻光黄率以先登被賞
張公勇而有謀能得士死力每以方畧授公使戰公亦
禀而後行故所至克捷幕府統城三十遭離喪亂人物
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嘆而就安安出于翼賛
者為多計公之功葢不特攻城戰野而已也公生而孤
事太夫人某氏孝敬純至問安視膳躬侍湯藥士大夫

以為知禮壬寅秋丁内艱適在病中比襄事哀毁骨立用是病增劇竟以丙午年五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終于正寢越某日權厝順天城東之某原娶大名毛氏廣威將軍潞州録事之女閨門肅睦中表以為法子男五人長珪襲公職出屯河南次曰琚順天路人匠總管雄州新城等處長官次琇皆毛出也次璋次琳女五人長適千户賈某早卒次女繼焉亦毛出也次適聶氏餘在室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尚幼公美須髯舉止

詳雅有素宦之風恬於喜怒未嘗見於色每戰勝將佐共為欣快而公初不以功伐自高其攻黃州也宋兵乘昏莫奄至公率鋭卒與戰主帥命舉火視之見青甲而黃馬者戰甚力而不知為公也明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讓又如此太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謹敎公毋妄殺重惜物命公亦視母意所在以寛厚從事所捕生口多縱遣之冠氏李君玉先在俘中問知為士人即館之門下令授諸子學古人北面降虜者今真見之常

以時俗侈靡相尚中歲以來尤尚純素出入會計見之朱墨者率無浮費之妄然人以緩急來赴者必重為賙給負責則往往折劵以貸之識者謂公孝以安親忠以立節義以扞難仁以濟物視履考祥必當敦龎耇艾五福具備今禄不酧庸壽不符德者乃如此天之量報施可易量耶孤子某等以某年月日祔公於東王里之先塋以僕辱在葭莩之末以神道碑為請乃為件右之其銘曰

沈鷙其姿角逐其時鬱無所施豪傑以為資成周旣
東日薄崦嵫志横潰之獨障勢一木之弗支義糈嚴
顔殆天使之大邦維藩虎臣桓桓爪牙方張而傅之羽
翰蛇矛突前奮力如湍堅陳枯株名城彈丸有來創罷
革膚靡完豺狼荆棘挈之妥安我恩我感爾煦爾寒疾
疲剛痺孰我敢干北方之強碣石盤盤戰功日多公與
不刋勒銘豐碑以永後觀重侯兮累將嫠嫠乎厥初之
難

千户趙侯神道碑銘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鴐文事掃地後生所習見唯馳逐射獵之事莅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姓風俗既成恬不知恠惟侯在軍旅中日以文史自隨延致名儒考論今古窮日夕不少猒時或投壺雜詠揮麈清坐倡優雜戲不得至其前又子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肄業而邑文人亦隨而化之行臺所統百城比年以来將佐令長皆興學養士駸駸乎齊魯禮義之舊推究源

委蓋自侯發之侯諱天錫字受之姓趙氏世爲冠氏人
曾祖諱存金國初官保義校尉祖諱誠明昌中歲飢發
粟賑貧爲鄉曲所歸考諱林貞祐之亂以鄉豪保冠氏
有功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階忠顯校尉歿于王事
事見先塋碑此不具載侯即忠顯君之次子也趙爲大
族大安末侯始弱冠即入粟佐軍補修武校尉監洺水
縣酒罷官歸遂爲縣防城提控屬大朝兵勢浸盛避於
洺水洺州防禦使蘇政召幕下擬充冠氏令耕稼既糜

城邑無所恃乃挈縣人壁桃源天平諸山以辛巳春歸大行臺特進公于青崖固行臺聞侯之名隸帳下從征上黨以功授冠氏令俄遷元帥左都監仍兼前職甲申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屢以兵來侵人心頗揺侯謂業已事行臺公不可以貳兵勢雖不振姑少避其鋒以圖後舉耳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布埒軍未幾破義斌于真定授右副元帥同知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事階鎮國上將軍乙酉八月復還冠氏先是故帥李泉為義斌所

攻既降之矣大軍至怒其反復有屠城之議侯救護百
至老幼數萬竟得全活時泉已在大名不數月又結蘇
椿輩納河南軍從宜鄭倜主兵柄日以取冠氏為計侯
每戰每勝氣不少衰其月倜自將萬人來攻侯率死士
乘城力戰三晝夜倜度不能下乘大風晦冥而遁己丑
五月朝于北庭所上便民事皆優詔從之行臺公亦以
其論列且當尤加重焉壬辰正月黃龍堽失利將佐千
餘人被俘侯皆以計活之又明年用行臺公薦宣授行

軍千户仍賜金符戊戌南征駐兵蘄黄間被病還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春秋五十終于縣治之正寢娶杜氏封某郡夫人子男六人長復亨次泰亨貢亨柔亨萬亨幼未名女二人長嫁東平路鎮撫軍民都彈壓吳答里甲幼在室侯資重厚造次必以禮事太夫人孝意所嚮必奉之惟恐不及撫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女亦擇時貴嫁之在軍中二十年未嘗妄笞一人誅殺不論也人有以急難來歸者力為賙卹之脱之于奴虜活之

于屠戮者前後不勝筭他日有員之者亦不以爲意也
初縣經喪亂之後荊棘滿野敝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
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業單貧備禦盜賊勸課耕嫁所
以安集之者心力俱盡經畫既定上下如一四境之内
獨爲樂土賓客至者燕享犒勞肅然如太平官府禮成
而退皆相與稱嘆以爲侯之材蓋有大過人者矣大槩
侯所長者甚多所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與游皆天
下名士氣節之所感激論議之所薰習鷹揚虎視自當

有萬里之望百未一出竟齎志以歿此有識之士所以深悼而屢嘆也孤子復亨等以某年十二月庚寅朔舉侯之柩葬於保義里之先塋禮也既已事以予嘗得幸于其先人辱以神道碑為請予往客平陽者六年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養于太原侯留連鄭重數月不能别軍行河平予與之偕分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燭相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别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忘而已於是疾馳

而去不反顧嗚呼此意其可忘哉乃爲之碑而系之以銘銘曰

趙侯翩翩蚤有稱乘時雲風志騫騰伯府選勞迺進登樹之旗旄冠汝懲大縣萬家既分崩疲癃之民侯所矜摩拊不給矧暴陵逋亡日來月有增田野載闢歲載登昔無粗麻今纊繒賓禮師儒講顏曾奕邑子弟前伏膺絃歌洋洋通薛滕東州百城文治興緊誰弘之侯所弘仁心爲質莫我能躬不受祉豈所應孰

為除之又孰秉我侯種徳既有徵趙方亢宗理可憑
咨爾嗣人其敬承

故帥閻侯墓表

辛丑元日予方客東平載之盛為具名予及大興張聖亨
祁人宋文卿東光句龍英孺鎮人劉子新大原崔君卿
渾源劉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於家之養素齋載之先
病於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客皆名士樂籍又京國
之舊飲既洽談謔間作坐客無不滿引舉白者載之懽

甚不自顧藉亦復大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載之資樂易不近貨利與人交無大小能得其懽心以故來哭者皆爲之盡哀將葬孤子德榮請于予曰先人得幸吾子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今大故矣忍使之隨世磨滅耶予即爲叙其平生使刻之石載之姓閻氏先諱輪後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于上黨者因而家焉考諱謹鄉人以孝直稱娶邢氏生四子載之其第三子也少頴悟知讀書及長仕州縣累至公府掾上黨

公開壁馬武砦遣别將李松守潞州壬午三月東平行
臺嚴公偕國兵畧地上黨公巽懦不能軍乘夜潰圍而
遁載之醉不及從明日父老請載之主州事遂以城降
行臺授宣武將軍潞州招撫使當是時州人數萬八縣
又以千百計非載之知權變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
尋有譖于行臺者以為載之多歛部民金而私貯之行
臺按籍問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尋行臺直之加懐遠
大將軍元帥左監軍兼同知昭義軍節度使事先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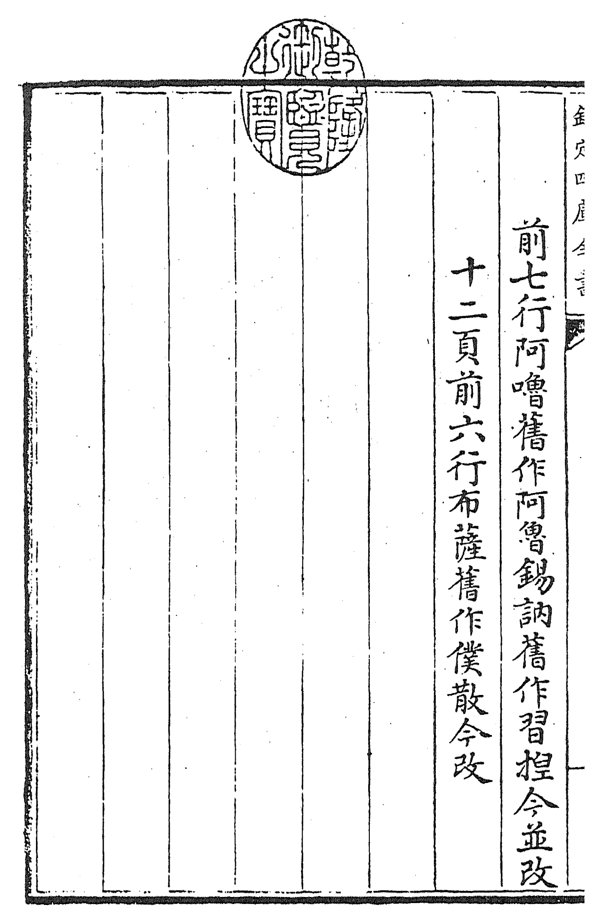
承制封拜載之用行臺薦授輔國上將軍左副元帥昭義軍節度使佩金虎符且命載之積糧數萬選壯士數千守潞州馬武軍頻出攻北兵大帥懼守者不能堅乃命遷州人真定散處滹水之上恒山公仙既降復謀南歸乃刼載之送馬武上黨公開頗知載之叅佐諸人又為之出力乃釋不誅放之河南河南破載之復歸行臺公留之東平載之雖失侯故將而公以賔從處之凡燕犒賞賜無不預浮沉酒間者十年卒以樂死時年五十

七娶常氏有子二人長即德榮次義榮女一人嫁為進士王得臣妻卒後三十日權葬府五里之某原銘曰

不崖岸而孤不邊幅而拘不藪澤而枯不木石而愚身為鴟夷日與酒俱憒則以舒燥則以濡虛舟悠然聽其所如六合蘧廬八荒庭除蝸左區區化而大庭之居亦何知須臾之非萬期而萬期之不須臾彼有衣而弗婁有車而弗驅溘死中涂他人是娛顧雖不死殆暴齒露骼鬼籍而強行者歟

遺山集卷二十九

謹案卷二十八一頁後八行額葉圖舊作訛夷朶哈濟舊作合只松丹舊作遜丹今並改　二頁前一行賽瑪爾堪舊作斜迷思干布哈爾舊作普花兒扎穆嚕舊作嗔木連今並改　七頁前一行衆僧努舊作衆僧奴今改後倣此　九頁前四行赫舍哩阿古舊作尅石烈阿虎今改　十一頁前五行德遜舊作得孫今改　前六行克酬舊作劾徹希卜蘇舊作斜不出今並改



前七行阿嚕舊作阿魯錫訥舊作習捏今並改

十二頁前六行布薩舊作僕散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脩臣閔惇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謄録監生臣李士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㒞



遺山集卷三十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乙卯秋八月予來自鎮陽東平叅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子婿來請曰侯之葬久矣墓當有銘以吾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敢以屬筆使不隨世磨滅爲幸也按

畢氏本易人其遷永清者不知其幾昭穆矣侯諱某叔賢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農為業貞祐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丘猝為游騎所馳因逃難散走濟南總管成侯江得侯草間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時宰相蕭國侯公摰行尚書省事於東平成侯隸焉侯因被蕭公指使少長知讀書且習於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樹立如成人興定戊寅宋軍出漣水益都宣撫使田公琢會兵進擊侯從成侯而東以功補昭

信校尉遥授章丘尉田公知侯姓名署軍中都統張林反山東土崩宋保寧節度李全入據益都用為帳前都統換承信郎遷統制丁亥國兵圍益都城中食盡保寧計無所出閉户將自經侯排户直前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縱城中無噍類矣太師日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為數十萬生聚之地乎保寧悔悟隨詣軍前太師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侯成侯從之而西自

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間夙夜公信倚之如家人父子佗部曲莫能比也凡畧地于澶淵于淮楚于徐亳于歸德侯無不在亦皆以功遷先相資剛嚴威望素重人有往愬者幸以不測為憂侯曲為營護使得自安至於決重刑亦時得與議貰貸未減前後不勝數侯不自言亦無能知者妖人李佛子之獄詿誤萬人已會諸鎮兵守之長清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於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埀死之命恃公如父

母一言之重人獲更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捄乎先相惻然感動為之别白故悞剖决生殺力所不及且以金繒贖之故被俘者不能什三四侯與有力焉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臺得承制封拜自行軍總領遥授鄒平齊河兩縣令東翼總領提領本路僧道累官宣武將軍癸巳先相命侯復畢氏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病歿於章丘邑人以侯故收瘞之至是始備展省之禮立新塋於魯城之東原追贈如故事庚子嗣相莅事以總府

都提領出為臨清令丙午復充左總領遷懷遠大將軍遥授濮州刺史求解軍職改營屯都總領以便之甲寅選充本路課税所長官幹局既優歷練亦久不事苛細而曹務畢舉時議稱焉是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於崇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納合氏鎮國上將軍鎮西軍節度使思列之女封河南縣君子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女二人長嫁府學生張守謙其幼在室孤子守約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舉侯之柩祔

於新塋之次禮也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於自然家所有臧獲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無所取與人交有終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然予獨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為之銘銘曰

鬱鬱鬱佳城東澗之阿畢氏有子姬姓故家維侯之初童子執戈童子執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彈九虎磨牙非排户直前嗔類奈何鄭公堂堂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禁訶侯承事之子職有加敏給赴功而秉

心柔嘉從容一言陰慘化而陽和合散扶傷疲拊瘡
摩曾是殿屎載笑載歌功歸所天不以自夸若夫興
哀無知之場援手高懸之羅計長清之所全活竝青
社為尤多不龍不蛇而有賢人之嗟積厚而報不豐
神理為差汝耶濟耶其未涯耶公侯之世必復其始
者尚信然耶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君諱慶字伯善姓孫氏世為濟南人曾大父某大父某

考榮皆隱德不仕君資禀信厚蚤有成人之量鄉父兄以起宗期之貞祐之亂先相光禄公壁青崖山君挈家往依焉以對問當公意得隷帳下公所戰攻降下餘五十城君皆從焉指使既久為所倚信部曲諸人少與為比大名彭義斌乘濟鄆耕稼廢倉無見糧悉衆守之公審度事勢與之連和義斌拜公為長强之而西公密遣騎卒告難于國兵大帥大帥聞報率數千騎來援與義斌遇於贊皇之西山兵刃甫接君獻計於公曰援兵既

至我當入北軍以張其勢成敗在此舉幾不可失也公即馳赴之將士氣倍皆殊死鬭大名軍遂潰義斌授死無所尋即授首不數日故地盡復公時承制封拜乃授君忠武校尉濟南府軍資庫使改行尚書省應辦使壬辰遷武畧將軍威捷軍都指揮使兼巡捕事公猶以賛皇之功為未報也再加宣武將軍已亥遷本路鎮撫軍民副彈壓兼行東平府録事君莅事嚴明有能吏稱然性剛直與時多忤卒見罷去令行臺公念君先相舊人

不宜久在退閒復都指揮使及巡捕事未幾以疾告公
又惻然憫之且謂君長子天益嚮學知義理氣節不凡
命代父仕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
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娶薛氏封富春縣君後君八年卒
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寵女一人嫁金鄉縣丞欒珍男
孫五人德安翁安壽安世安永安孤子等以某年月日
舉公之柩葬於長清縣黃山之新阡遵治命也癸丑之
冬予以行臺之召東來天益謂予頗知其先人持府學

教授康侯顯之誌文見示涕泗再拜以墓碑之銘為請
按康侯所載君所善二人其一兖人劉德潤其一潞人
閻載之德潤仕行臺詳議官二十年家無餘財病且歿
泣為君言遭離喪亂無歸顧之望曾大父以來皆在白
殯身後獨一老嫗在渠安能辦此吾死不瞑目矣君慨
然曰吾子無慮我當任其事及德潤歿君為之送終并
塋三世一如平生之言此予所親見者載之失侯故將
落魄嗜酒身没之後家貧子幼無以為葬君感念疇昔

營護喪事威儀繁盛祖祭填塞與時貴無異亦予所親
見者維君事長如此與人交又如此又得康侯譔述其
不朽也必矣尚何俟於不腆之文因辭不敢當天益三
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强為論次之其銘曰
鷙勇兮翩翩纓縵胡兮事戎旃許公驅馳死生必前魏
寇來攻孰擣其堅君於其間知掎角之權材官蹶張發
機其先齊五十城之復與有勞焉迄今賛皇之謀弦聲
髐然鬱鬱佳城樂石千年誌以康侯之文賁彼下泉顧

雖志節之所自致其亦出於有子而可傳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歲癸酉冬十月先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兵長驅而南兵及永清都元帥金紫光祿大夫史公首倡大義建開國之功太師承制封拜命公開幕府駐軍髙州又明年春正月破北京龍山降今真定路工匠都總管趙侯振玉在籍中遂隷金紫公幕下侯雅以幹局為公所知選署龍安府庫使改永安令遷軍中都提控乙酉春公遭變

侯及從兄真定府判官真玉脱身走滿城衆推金紫公
季弟玉路萬户帥本軍其六月復真定八月命侯招降
臨城杏樹等砦遂下邢趙兩州州民之在保聚者不啻
數千百家悉復故居幕府啓太師復趙州慶源軍之號
以侯為節度使兼趙州管内觀察使己丑十月改河北
西路按察使兼帥府叅謀辛卯秋復授慶源丁酉秋幕
府以侯前後功上於朝宣授今職癸卯冬十月侯介於
同官李稚川周才卿為予言吾趙氏世居保塞以仕遷

大梁五代末有諱匡頻者官至靜江軍節度使兼桂州管内觀察使弟匡衡及八世孫襄疊仕於宋皆至通顯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為兵所驅盡室北行至龍山遂占籍焉雖譜諜散亡而其見於祖塋石誌者益如此振玉之曽大父伸隱田間致貲鉅萬娶王氏生大父憲資倜儻好施予人多以急難歸之娶馬氏生子八人吾父琳其第四子也幼出大家頗以裘馬自憙為人知義理排難釋紛有豪俠之風由大父而上皆葬鄉里振玉之

考妣兵亂中權厝縣西佛寺比避兵還而寺屋被焚遂失藁殯所在振玉去鄉餘二十年歸顧之理既絶感愴霜露殞身無及向辱我公悮知系之大郡安習既久眷焉有桐鄉之戀乃用故事卜於平棘縣西北鄉蘇村里之南原為顯考衣冠之藏日者室人冀氏物故因從祔焉維遠祖自保塞遷大梁既無歲月可考自大梁遷龍山則僅能志之今南原卜宅亦吾趙宗之大舉不勒之金石以昭示永久後世其謂我何誠得吾子辱以文賜

之為幸多矣敢再拜以請自子北渡河時過慶源聞廟學之盛佗州郡莫與為比嘗往觀焉堂廡齋除像儀禮器遭離喪亂初若未嘗毁而又加飾焉問之諸生蓋一本於侯之經度出貲於家雇庸於民躬自督視寒暑不少懈數年而後乃克有成固以為賢於時之人遠矣范蕭兩煉師及叅佐諸人亦皆稱侯滿城之舉竭事君之節奮復讐之義奬勵士卒輯穆同異裨益之力為多初蒞慶源户不能百為之披荆棘拾瓦礫招散亡立廬舍

勸課耕稼流通貿易西山羣盜時出剽畧侯深入搜討州境晏然及入為參佐豪猾無所顧忌有白晝殺人於市者侯受命再至郡民鼓舞迎勞歌謡載路下車未幾即按殺人者之罪敕怨家婦手刃以報之闔郡稱快故言治郡之効者率以侯為稱首予竊嘆焉嗚呼兵禍慘矣自五季以來明德雅望之後重侯衆將之族糜滅所存曾不能十之一然且狼狽於道路汩沒於奴隷寒飢不能自存者不可勝數也趙氏固名族然先之以靖康

之兵繼之以貞祐之亂將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熾㫖功羣從布列伯府以報施言之非先世有以開之耶趙侯幼仕州縣乘時奮起遂有良民吏之目雖其材幹足以自致推究源委益知世德之自矣夫忠以事上敬以涖官孝以顯親揚名義以慎終追遠是可書也乃為書之且告之曰降福非難所以致之者為難致福非難所以養之者為尤難予閲人多矣長劒拄頤大冠如箕以揖讓人主之前可謂極矣其變也至一簪不得著身河潤

九里澤及三族名園甲第布滿州郡可謂盛矣其衰也子孫或不得聚廬而託處是天道特未定也夫端正者必以正其末善始者必以令其終古有之父作室厥子乃弗肯搆盖有任其責者矣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亦必有任其責者矣夫江之發源也微至於放而與洞庭彭蠡同波沛而與北溟南海同味特大川三百小川三千有以廣之耳侯年運而往矣更事既多植節亦固誠能廣興學之志充治郡之善進進而不已新新而不既他

日冢置萬家室祭三世當有鴻儒碩士如燕公昌黎公者演招寃之辭而紀麗牲之碑至於不腆之文所以記新塋者乃其濫觴耳趙侯其勉諸

冠氏趙侯先塋碑

冠氏帥趙侯録其世次見屬曰貞祐之季中原受兵先人忠顯君起田間有功於鄉里鄉里推為邑丞太中解公以便宜行諸道升黜縣長佐謂先人統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撫使宗室惟宪乃自丞遷而令大名所

統三州十一縣義軍吾兄顯署軍中都提控弟顥軍民都彈壓仍佩銀符天錫亦以恩例補官於是吾趙宗固以雄視於齊魏之間矣及六龍南駕豪傑並起大名東平皆為大有力者所割據先人介於彊敵之間猝創罷之民而為城守計百誘而不變百戰而不沮人事既窮與城俱陷縣之當世孰與倫比天錫既隷今行臺特進公出入行陣頗著微効及再受父任而縣民人力又憊於往時軋於他盜困於凶荒弱而振離而合立官府於

攘敓之際闢田疇於榛莽之域重爲公所録假之旄節
歲丁亥五月乃用故事上於臺承制之命榮及祖禰梁
君用之記贈官之事已備之矣惟是數世之殯昭穆具
舉松櫝百年而有旌紀寂寥之嘆天錫無所似肖蒙賴
先世以武弁起身大懼前人之隱徳無所發見將遂湮
滅宜有文辭以昭示來裔敢再拜以請按趙氏世爲縣
人宋靖康初侯之曾大父諱存從高宗南渡以騎射得
召見數年後北歸換保義校尉鄉人至今以保義名其

居大父諱誠明昌中歲饑民無所於糴能出其家所有以活旁近忠顯君諱林喜賔客好施予負欠之家有貧不能償者輙折券以貸之喪亂之後富商往往被掠乞丐道路無歸顧之望君悉資遣之風義所激州里稱嘆故有令丞之舉嗚呼兵興三十年河朔之禍慘矣盛業大德名鄉鉅公之後遭罹元元遂絶其世者多矣僅得存者亦顛沛之不暇也趙侯居則食萬家之邑出則為千夫之長年未五十孫息滿前羣從自生齒而上餘七

十輩侯之姊氏秉時奮興所握萬夫如臂之使指錦衣繡帽角逐於草昧之日東西數千里識與不識皆以女王目之葢先之以靖康後之以貞祐再涉大變嚮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不曰先世之所開則無以考天人之際矣故予樂為之書雖然此予聞而知之者然也侯之太夫人董資善良夙尚内典忠顯君之時中饋之位乃為上僭者所奪於夫人也撝斥如媵侍凌轢如囚虜井臼之事率躬親之如是積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業堅

之以苦行怡然委順惡言未嘗出諸口晝哭之後偕奪者故在反以其老寡而憐之時往慰藉且敕諸子事之惟謹既沒之後葬祭過禮無降殺之貶夫妬為婦之常而怨亦人之所必報不妬不報直千萬人而一耳況乎其奪也不以怨而以恩其報也不以直而以德不出於强勉不由於沽激傳記所載如是者幾人女有健婦之稱男有時豪之選期頤甫及福禄方來乃今野服蕭然脱屣世事躬不受祉其安歸乎子見而知之趙宗之所

積在此毋矣因述侯之世并以夫人之事附之侯字受之今爲東平左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總管事宣授行軍千户官鎮國云戊戌歲七月初吉記

西寧州同知張公之碑

公諱榮祖字孝先姓張氏世爲獲鹿人曾王父明王父顯父丙三世在野叔父帥府監軍昇少日以良家子充南征軍士貞祐改元之明年六飛南狩真定幕府得用便宜拜官取鄉曲之譽辟監軍爲本縣尉及縣改西寧

州遷縣令未幾改代為令經畧使史侯所倚信累功至
監軍兼行西寧州事被檄招集未附為叛者所脅偃蹇
不屈竟及於難幕府存念勞舊以軍屬公兼領縣務時
年甫二十卓然有成人之量為人有志膽善騎射時輩
少有及者庚寅冬河平失利陷堅陣中率死士五十餘
人突圍而出所向披靡莫有當其鋒者流矢中面而鏃
不得出鑿者破骨取之神色不少變經畧公壯其勇以
為不減古人具以名聞遷總統巡山軍民千户恒山公

仙壁雙門遣别將屯抱犢山宣權萬户親以軍守之隘狹可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備禦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潛軍由鳥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軍震蕩謂從天而下投死無所問知公名皆束手自歸黨與未盡者依太行為巢穴在所有之根結盤互時出剽掠旁近之民陰為賫助以紓焚刼之禍嘗乘隙入吾境公測其來設伏擊之軍卒踴躍而戰戮首領一人而擒其副餘衆悉降郡邑倚公為重亦得少安甲午歲大旱

百姓飢窘軍賦減於平時而終亦不辦公出粟代輸之縣當闕輔汾晉驛傳之衝供億倍於他邑公時以財給之斂於民者什纔二三而已不幸遘疾以庚戌夏五月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先期自刻云吾明日日中逝矣已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戎氏子男二人長曰伋次曰某孫子伋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某鄉某原禮也公幼出大家以施予為常事故其周急繼困不計有無賓客過門供給承事一出誠款

椎牛釃酒與相娛樂下迨厮養亦獲饜飫生平結交如某人某人契分欵密終始如一赴人之急如恐不及故得其報力為多太原大帥郝侯氣岸高亢少所降屈一見公結為昆弟不敢以爵齒自居公起身戎行不閑文墨裁决訴訟以情為斷不三數語而是非曲直立判未嘗有留滯者凡所區處吏民奔走從事無敢墮窳言政者不敢以武人槩之初監軍没其子繼祖纔十歲公襲其任三十年於今仮輩既冠婚矣公念為叔父所保養

生死報之屢以縣章讓繼祖至於再三辭旨懇切人為感動經畧公不之許慰遣之曰轉輸期會急於星火應卒之材為難況乎縣治繁劇須習慣然後可君雖不忘叔父之惠如公家何及病且革復申前請幕府不得已許之竊嘗謂風俗之壞久矣同父之人往往自為讐敵血戰於錐刀之下顧肯以大縣萬家推之犀從之間乎惟公不出於生長見聞之素而不階於教育講習之益為能自拔於流俗如此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是可

書乃為之銘云

重甲兩韃馳突翩翩唯勍敵是求而與相周旋虵矛之所盪決莫當其前破骨出鏃不廢笑言一死鴻毛效之所天劒服短後殆先趙之所然業業西山逋逃之淵刁斗嚴更通曙不眠我軍之所撫臨人為息肩大縣萬家意氣盛年敝屣千金食客四筵弟昆之交金石其堅急難而赴之白刃空拳自世道下衰人理絶焉同父子參商且百且千孰於禮服之羣從釋銅

墨而自損戎行區區乃有士夫之賢惟不學而至於學知氣質之渾全欝欝佳城海山之原我銘表之尚以信無窮之傳

兗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東平軍民彈壓叚遷狀其友王公生平屬予為墓銘曰始遷與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甞約為兄弟王之殁今十年遺女孤弱藁殯不克舉遷將以今年三月十六日遷其柩於憲王陵之東幸吾子為誌之予謂朋友

之廢久矣自退之時大夫士以古人自期者不為不多士之相與者宜若無愧然子厚請以柳易播事未嘗行退之極口稱道若將曠世而不復見當時且然尚何望於今之世耶古有之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段武人也而能學者所難能之事銘其可辭哉按總領諱德禄北京興中府人世為農家貞祐癸酉以騎兵從錦州將王守玉屯東平辛巳夏東平不守歸令行臺嚴公隷五翼軍以功

轉總領凡行臺畧地所在必以之從積六七年遷同知兗州軍州事為人資善柔而戰陣勇捷人少有可敵者甲申五月十五日與宋將彭義斌軍戰被創年三十二以歿一女許嫁日照張左相之孫濱壽其葬也公感念平昔贈以信武將軍云銘曰

安如其馳蕩如其麾馬革自隨非壯夫之悲魂兮來歸汝友是依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 并引

大行臺特進公當朔南分裂之際合散亡一同異挈全
魏齊魯歸命有司乃得承制封拜麾下諸將剖符錫壤
懐黄佩紫者不可悉數今四十年矣凡公與之共功名
者往往取竒龎福艾之士然乘時倔起徼倖萬一舍短
取長爲公所録用翕忽變化由鼠而虎者抑多矣公亡
恙時掊罷瘵之民恒若不及繭絲所入務以給公上周
困亟業單貧奉賔客而已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
奉故一時化之上而偏裨叅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

公之威而効公之儉弓刀舊習為之一新益德風之所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轍知戒迷途隨復嫉貪冒而廉介欽雄夸而信厚捄餓推食臨深援手心之所安非出於矯揉者猶以光祖為稱首云光祖諱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子孫因以為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藝術著稱後遂無顯人光祖家上谷葬縣之榆河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懷陽父慶壽以貲雄鄉里有萬千之目好結交樂施予知

名燕雲間光祖幼有志膽不甘落人後貞祐兵興以良家子係軍籍從平章政事蕭國侯公鎮天平蕭公還朝不一二年國世淪敗屯帥不能軍軍遂亂軍中有欲圖光祖者光祖偕鄉曲千餘人壁梁山提控鄭倜來攻前後三數月出入百戰未嘗挫衂聞光祖姓名者皆恐怖毛竪倜敗走自是歸光祖者益衆矣宋將彭義斌據大名聲勢甚張頻以官賞誘降光祖策其坐談終無所成不從以辛巳春歸特進公於青崖公知其可用署五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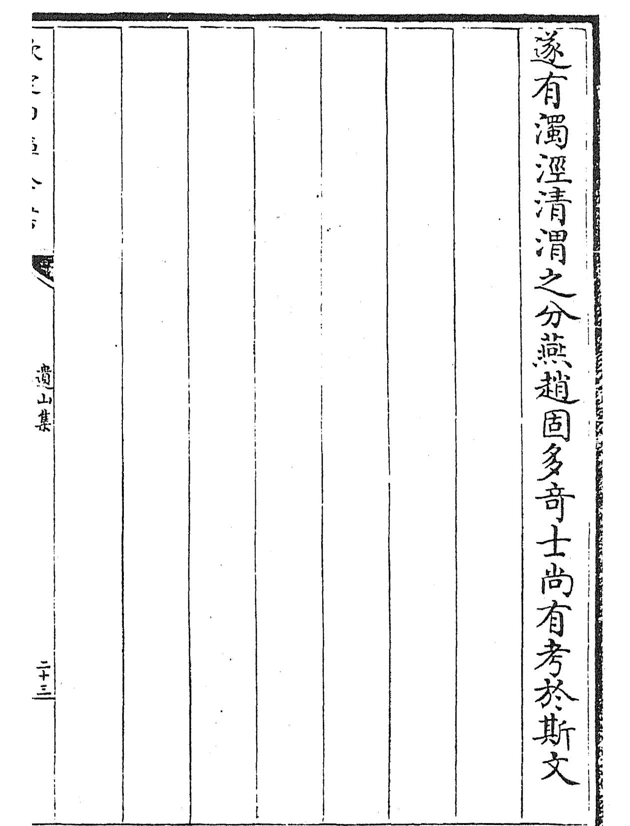
都總領佩金符奉檄招降石城為屯田經久之計濟南
軍來襲一戰敗之殺獲甚衆壬午守曹州不解甲踰三
年事定還帳下公破黄山取恩州先登陷陳光祖之功
為多東平食盡公與義斌連和光祖知事勢所在提孤
軍涉太行及太師於火炎義斌誅死光祖復從公東還
時劉慶福者猶為義斌城守太師進軍慶福敗第功遷
同知曹州軍州事官宣武將軍畫疆既定官府粗立且
無戰攻之事光祖給使左右特見保任公以兒子畜之

公治軍嚴動以軍法從事光祖從容救止多所全活徂徠山司仙統戸萬餘因光祖自歸光祖受之秋毫無所犯五翼號爲難馭光祖統之久能得其歡心少有被笞罰者軍之族屬萬家散處梁山徂徠之間光祖未嘗輒至所部使有供張之勞生平不治生産至婢無完褏人有以急難告者百方賙卹不計有無生口北渡道殣相望作糜粥以救餓者思欲徧及之其仁心爲質多此類也幕府暇日日與文士歌酒相燕樂談笑詼浪不爲小

廣曲謹人亦以此多之河南破家所購法書名畫無慮數十百種客至時出展玩欣然忘倦如畜未名之寶聞人談閑閑趙公書法愛而學之落筆即有可觀兒子入小學迨漸買書經史完備雖儒素家少有及者時譽既盛今相君方議擢用不幸遘疾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春秋四十九終於私第之正寢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舉公之柩葬於須城縣盧泉鄉金谷山東原之新阡禮也夫人竇氏真定甲族婦道母儀中表以為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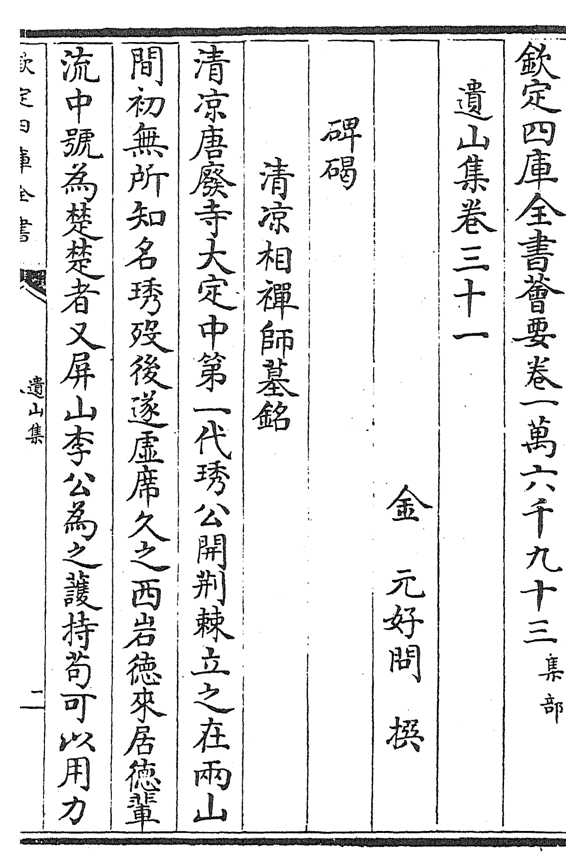
男一人世昌須城令女二人長適某氏次適某氏男孫三人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皆學舉業女孫一人幼在室世昌受學於予以墓碑為請予謂光祖能教其子學而世昌果以諸生釐戎務令十年大縣萬家調度百出他人筋疲力涸有不能辦者世昌常有餘暇吏曹求代者而不可得生子如此光祖為不亡矣黄金滿籯何足道哉銘曰

排難解紛朱家俠聞百戰冊勲卿子冠軍收之桑榆



遂有濁涇清渭之分燕趙固多奇士尚有考於斯文

遺山集卷三十



遺山集卷三十一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清凉相禪師墓銘

清凉唐廢寺大定中第一代琇公開荆棘立之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琇歿後遂虛席久之西岩德來居德輩流中號爲楚楚者又屏山李公爲之護持苟可以用力

則無不至而亦竟無所成益又一再傳而得吾西溪師西溪道行清實臨濟一枝以北向上諸人至推其餘以接物則又以為大夫士之賢而文者也山中人舊熟師名及受請無賢不肖皆喜曰相禪師來清凉不寂寞矣當是時諸禪方以犢雄相夸齋皷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清凉儉狹僻左僅庇風雨石田不能百畝師一顧眄而雲山為之改色向之相夸者皆自是缺然矣師諱弘相出於沂水王氏幼即棄其家為佛子事沂州普照僧

祖照年十九以誦經通得僧服乃恣讀內外書凡十年多所究觀聞虗明亨和尚住普照道價重一時乃盡棄所學而學焉虗明知其不凡欣然納之又十年仍佩其印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少林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清凉師勤於接納有諮決之者爲之徵詰開示傾囷倒廩無復餘地故雖退居謝事而學者益親之以某年月日示疾終於寢室閱世六十有四夏坐四十有六所度十人曰義曰喆而爲上首所證三人曰顯今嗣師席

曰静曰雋所著文集三曰歸樂曰退休曰清凉并録一卷傳諸方顯等以某年月日奉師遺骨塔於西溪之上以狀來乞銘凡此皆狀所言也初予未識師有傳其詩與文來者予愛其文頗能道所欲言詩則清而圓有晚唐以來風調其深入理窟七縱八横則又於近世詩僧不多見也及登其堂香火間有程沂州戢名幡問之侍者云師與程遊甚款歿後歲時祀之予用是與之交嘗同遊蘭若峰道中談避寇時事師以為凡出身以對世

者能外生死然後能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覆手然則坎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靜功中來念念不置境當自熟耳時小雪後路峻而石滑師已老力不能自持足一跌翻折而墜同行者失聲而莫能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予驚問寧有所損否師神色自若徐云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為石頭所勘聞者皆大笑然亦歎境熟之言果其日用事而不妄也予嘗論師之為人款曲周密而疾惡太甚人有不合理者必大數之

怫然之氣不能自掩平居教學者禪道微矣非專一而靜則決不可入世間學謾廢日力耳及自為詩則言語動作一切以寓之至食息頃不能忘此為不可曉者今年西堂成約予來習靜度此夏比京師歸而師歿矣惜予欲叩其所知而不及也乃為之銘曰

理性與融物迹與通不雷不霆有聲隆隆宴坐中林薇藿不充朝詩有瓢暮詩有筒澹其無心愈出愈工處順而老安常而終覺海虛舟莫知所窮嘗試臨西

溪楫層峰萬景前陳而白塔屹乎其中悠然而雲冷然而風頹然而石鬱然而松彼上人者且未泯其音容孰亡孰存孰異孰同招歸來而不可待耿月出兮山空

華嚴寂大士墓銘

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為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父歿乃祝髮居孝義之壽

聖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恩例得僧服俄賜紫
遂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門避兵南來居汝州之普
照又遷南陽之鄂城師以華嚴為業手抄全經日誦四
帙為課既客居徒衆解散獨處土室中而不廢講說人
有問之者云吾為龍天說耳龕前叢竹既枯而華隨采
隨生人以為道念堅固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說
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衆告以寂滅之意且曰何從
而來何從而去於是右脇而化壽七十有九會葬萬人

所得舍利及它靈異甚多此不具録起塔於普照華嚴
廣陽之大聖舞陽之弘教傳法界觀四人祖登法昌福
柔尼了遇落髪三人幸卯夏四月昌等因比丘尼淨蓮
求予銘其墓蓮即道學郝葉縣之甥父尉南陽秩滿棄
官翁媪及諸弟如漢上龎禪家説師平生於禪那有所
得故不與他義學僧同其言不妄也乃為之銘銘曰
大方無隅涉迹則偏攝一切法歸須漸圓究竟云何且
實且權彼上人者言外之傳於華嚴海為大法船一龕

宴居幽祇滿前曾是枯株秀頴鬱然靈塔相望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為大千

墳雲墓銘

南陽靈山僧法雲往在鄉里時已棄家為佛子遭歲飢乃能為父母輓車就食千里母亡廬墓旁三年號哭無時父歿亦然山之人謂之墳雲旌其孝也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夜中僧給諸師求講法界觀明旦出門見庵旁近雨雪皆成花大如杯盌狀居民聞之老幼畢集其在

塼瓦上者皆持去文士為賦詩道其事又山之東水泉不給用講學者患之一日寺西岩石間出一泉衆謂純孝之報也世之桑門以割愛為本至視其骨肉如路人令師孝其親者乃如此然則學佛者亦何必皆棄父而逃之然後為出家耶師臨汾人姓劉氏七歲不茹葷十一出家于洪洞之圓明師僧智真二十五且戒受義學於廣化僧慧學禪於韶山義公來南陽主崇勝之觀音院住靈山為之起報恩寺以正大三年冬十二月十五

日壽六十四示疾而化弟子四人覺懿行思行了為上首明年起塔於山前劉鄧州光父師鄉曲也知師為詳托予銘其墓予以劉為不妄許可者乃為之銘銘曰

僧雲之來晉臨汾六年居廬哭親墳地泉噴沸天花紛孝聲香如世普薰何以表之今有文

孫伯英墓銘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隅

絕府治中高庭王獻臣接納奇士號為衣冠龍門大尹復興甚之會有為非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為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為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逋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

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為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益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為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薀籍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為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蹇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關或仕執翿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盡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

真為黄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殁于亳之太清
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始祖堅國初以軍功
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畧將軍會山令
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殁子璋壻
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
人居維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要駕犢健破車霸畧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
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曾而昧昧之與

居俱腐草木孰别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擿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有為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離峰子之行請予為墓道碑曰始言離峰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立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食之不少厭不置廬舍為定居計城市道塗遇昏莫即止風雨

寒暑不卹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煉隂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離峯子行丐至許昌寄止岳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為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槀秸而過者槀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為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示之老莊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通内外學作為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旨切於事而合於理學者至今傳之為人偉

儀觀器量寛博世俗毁譽不以闗諸心獨於周急繼困解衣輟食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游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為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宫賜紫虚大師離峰子之平生大畧如此致夷將以某年月日葬師於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予在三鄉時盖嘗望見離峰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離峰子亦嘗寓書求予為録章封事予雅知若人樂與吾屬游思欲叩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致

夷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予於濟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其師者然予於離峰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於佛老之間故其憔悴寒餓痛自黥劓若枯寂頭陀然及其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事頽脱

闕律自解心光爣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三尺童子以為然然而無是理而有是事載於書接見於耳目往往

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為然而老師宿學有不敢不以為然者予謏夷堅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𪏆卒販夫且然況念念在道者乎張内翰敏之離峰子舊也敘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為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骶塵中幾蜕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投天籟以宫商而責渾沌之斟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日出髙河南獻臣之

門若雷希顔淵辛敬之愿劉景玄昂霄其人皆天下選
伯英與之游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
之竟為黄冠以殁張子所敬而孫子所愛也二君子且
然予於離峰子何疑哉乃為之銘離峰子諱道顯出於
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坪過洛陽得劉君舊
廬葺居之是為長生觀住太清宫三年避壬辰之兵於
盧氏漆水公迎致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離峰
其自號云

分食雞豚託處黿蛇視身冦讐自干罝羅樂有加耶年可遐耶所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絶奈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曰婦姑勃磎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趍華拱壁以先駟馬不免於道兮若人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始於同氣闕弓終以大方為家顧雖有墓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天慶王尊師墓表

尊師諱志常姓王氏恒心道人其自號也世爲秀容西山水馬里人年十六七許時牧牛羊田間一道人曰來相就既與之熟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否天壇神仙洞府勝似此間師雖幼聞之頗亦愛樂道人者即挈之而西是日薄暮至一城忽失道人所在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去天壇遠近人云百餘里耳師自度無所歸明日徑往入陽臺宫道衆問所以來師具言道衆駭其爲異人

挈之能一日千里是夙有仙分留為香火童子八年乃歸父母謂其死已久悲喜交集因送之天慶觀事王大用佐材尊師資稟重厚不妄言笑冠服朴素若不以世累為懷而内敏殊甚間讀史傳略知古今成敗留意醫藥必以先所驗者告之天慶唐以來福地廢於貞祐之兵及官府立尊師率其屬力為崇建規制峻整遂為一州之冠兵間暴骨狼藉無復收瘞宣撫使劉公易假師緣契為哀丘而祭之州里尤歸重焉尊師生大定壬午

又再閲二十九年顔渥丹須眉皓白飲食如少壯人客至與談承平故事歷歷可聽識者謂異人得師童丱中必謂他日為受道之器故置之仙聖所廬敦龐耆艾今既效矣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沐浴易衣召弟子告以後事留頌而逝某日寧神於州西北原守冲等為植碑予用所知者為之銘銘曰

至人翩翩坐凌八遐惟其識初平於芻牧故不以長房縮地而為夸道之所存不於泰奢必有敦龐耆艾

之士乃克負荷彼浮偽而淫采我悃愊而無華道如自擇當孰舍耶使大方之家而無若人亦奚貴於大方之家

冲虛大師李君墓銘

其畀也全其守也專以人合天以極乎自然若人者吾不知其寂滅爲樂如佛子之順世緣耶抑將乘泠泠之風化栩栩之蝶與至人而仙也

通眞子墓碣銘

通真子諱志安字彥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諱事軻通經博古工作大字為州里所推重父諱畧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為專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詩殊有古意苦於琱斵而無迹可尋當代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真其長也自髫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舊以禄養為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取方外書讀之

以求治心養性之實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久之厭其推墮滉漾中而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游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畧數語即有契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虛等籙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爲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州者僅存吾欲力紹絕業鋟木宣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一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

奇通校書平陽玄都以總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為多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烟霞録繹仙婺仙等傳附焉起丁酉盡甲辰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牽合補綴百萬並進卒至於能事藾脫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益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讐其參玄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絶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嘆實藏既成之五月為徒衆

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電風烈大木隨拔遽沐浴易衣蛻形于所居之樗櫟堂得年五十有七高弟李志實等以某月日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及識通真子之大父閑居崧山與西溪翁為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世契之故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實輩百拜求

為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玄者復自濟上訪予新興冰雪沍寒跋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乃為作銘使刻之松臺其銘曰

昔在窮桑發真源鑿民耳目神始全邅羅元元坤軸旋壞刼欲墮未閑前道山絶業當時傳百於茲荔了大縁若有人兮靜以專嚮也易老固初筵玄綑力挽孰我先苦節終志孰我堅網羅落簡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黃研琅亟瓊笈閉九淵垂芒八角星日懸司功會計益上遷

乃今出栟鳥飛翩安常處順古所賢死而不亡豈其然
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賓天為復延康轉靈篇
為復蕋珠參七言為復虎書校三元為復逸度論九玄
寧當七祖歸枯禪松臺有名鶴千年我相夫子非
頑仙

圓明李先生墓表

先生諱志源姓李氏邠之三水人幼有至性宗黨以孝
稱年未三十考妣俱喪因棄家入道師事玉峰周君伐

薪供水執役不少倦積三數年周君憫其勞使之游歷諸方至醴泉與同業者結茅以居全真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往至者如歸嘗歲飢資用乏絶先生辟穀數旬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已類此又十有八年乃築圜堵於三水李氏家三年人莫見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還幽遂主玉峯觀并以法席付之號曰圓明子先生資禀醇正寡於言論行已接物始終如一時人以其仁邮周至故有慈孝之目周君亦以為無愧其名也正

大末關中受兵先生避地雒陽及河南破僑寓東阿者數年初周君以重陽煉化之地號活死人墓者蕪廢已久每欲葺居之歲甲午關輔畧定先生乃緣其師雅意率法兄弟諸人分遣徒衆力為經度之是為重陽成道觀營建未幾即命駕西還先生既老道價益重學者嚮慕過於王峰時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真於成道之中堂以故即其地葬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潘志元周志靜門弟子陳志清來新興踵門

致謁以先生墓表為請曰吾圓明老師營成道記功將就太原謁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即途而以事不果行遺命吾屬使必成夙志其眷眷于吾子者如是聞吾子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文字使少見於後乎予因問三子者圓明既以名取我以文託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其言句可得聞乎三子者曰圓明臨終沐浴易衣會法屬與之訣有求遺教者第告之以清淨無為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復求詩頌圓明

麈之曰吾平生未嘗弄筆墨設强作一語非留病人間乎且近世諸師文編達者猶將以為筌蹄況萬萬不相侔者乎言終怡然而逝圓明平實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圓明所得吾得之矣乃為之銘其銘曰

舌吐而吞駟馬追奔孰愈於目擊而道存夫惟不關鍵而閉是謂玄玄之門終南之原若人復其元始於補劓息黥乃今拔本而塞源蓋予許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

不言者而為知言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

明昌承安間文治已極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既以經明行修舉王磵逸賓張建吉甫文商伯起輩三數公官使之矣至於道家者流潔已求志有可以贊清淨之化者亦特徵焉最後得通玄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歸之葢君天質冲遠蟬蜕俗外出入世典而無專門獨擅之蔽從容雅道而無山林高蹇之陋一時名

士如竹谿党公世傑黃山趙公文孺黃華王公予端皆以道義締交於君大丞相莘國胥公於人物慎許可及為君作贊至有百世清規之語則君之流品為可見矣君諱大方字廣道世為汾西人父以醫為業母曾氏妊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語動作率非嬰兒所當有者家人異焉七歲入道師冲佑觀道士郭師禮學有夙昔能日記千言年十二以誦經通得度即辭師往趙城讀書天寧道院積力既久遂窮

藏史之祕至於六經百氏之學亦稱淹通大定初遊闕
中道風藹然有騫飛不羣之目講師郝君道本名重一
時一見君即以大器許之及郝被召君佩上清三洞祕
籙主盟秦雍者餘二十年泰和七年春詔以君提點中
都太極宮事賜號體玄大師俄被旨以祈嗣設大醮君
嚴恭科禁方士誕幻之語未嘗一出諸口徒以精誠感
通遂有萬鶴下臨之應百官表賀文士亦多賛詠召對
稱旨又召入禁中訪道君儀觀秀偉占對詳雅玄談亹

疊聽者忘倦章宗特敬異之衛紹王大安初召君馳驛
詣嶽瀆投金龍玉冊為民求福賜雲錦羽衣仍佩金符
加號通玄大師所至靈應昭著此不具載貞祐南渡君
還居鄉邑因自號北山退翁莘公鎮平陽以歲旱請君
致禱車轍未旋而澍雨需足時人以神人許之壬午秋
避兵清凉山一日布卦得剥之上九嘆曰吾行矣明日
游騎至擁老幼萬人下山君為門弟子元慶言吾將安
歸乎朝家以我為有道者猥以徵書見及寧當負之耶

而輩第往毋念我為也乃策杖入深谷卧大龕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實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兵退元慶等奉公衣冠葬於某所癸卯冬予自燕都還太原道出范陽君之族孫閔持蕭鍊師公弼所録事跡以墓表見屬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誠得吾子諛述以著金石傳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謝曰自予為舉子時熟君名欲造其門然以愚幼未敢也幸當以不腆之文託君以傳其何敢辭乃為論次之其銘曰

處士素隱方士誕荒天厚通玄界之玄綱相彼少微出
此冀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陽可陰以柔以剛千仞
壁立屹乎堂堂雖有拱璧駟馬不失其巖處之常巨浸
稽天一簣莫障所謂伊人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獨有
道者為不亡望君蓬萊海日蒼涼千年一歸裴回故鄉
勒銘墓石維以志衣冠之藏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

先生諱從義字用之族袁氏世為虞鄉著姓母娠十二

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異幼沉默不好為童子劇及長儀觀秀偉音聲如鐘識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師事玉峯胡先生于金玉峯道風儒業名動京師年八十章宗特徵授禮官先生盡傳其學通經史百家旁及釋典亦稱該洽而於易學益終身焉初覲舊以先生龍蟠鳳翥有雲漢之望勸之就舉選先生薄於世味不之屑也中條靈峯觀唐賢羅通舊隱歲久頹圮不庇風雨先生率同志麻長官平甫共葺之命高弟喬知先象之居

焉結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聖休休亭故基是為藏雲道院先生因以藏雲自號種竹餘三十畝山田二頃足充賓客之奉先生道價既重州郡長吏到者率詣山門致謁禮部閑閑趙公周臣內翰屏山李公之純每見必厚相慰藉玄以詩什為贈中朝名勝如史季宂王隆吉羅鳴道李欽止吉仲器馬元章王可道許德臣元禮昆季皆就傳易道自餘成業于先生之門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先生資樂易行已接物得於吾孔孟書者為

多事母孝故生平未嘗遠出母年九十終於隱所葬祭
如禮州里稱焉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先生收養之躬
自教督使有受學之漸既長又為之婚娶如是十餘輩
其後俱有所成雅好醫術病者來以藥請頼以全濟者
甚衆兵後嵗飢民無所於糴盡出餘粟以贍貧者或時
出鄉人爭延致之談經誦道言笑彌日凡今世道家祭
醮章奏皆鄙而不為嘗獨行山間遇異人自稱衡岳主
者蕭正之謂先生三世學道乃今有成吾於蓬山仙註

院見吾子名氏却後當為孝廉貞淨仙人代鄭雲叟為少室伯主司真洞天言訖失所在然先生自以為不敢當也正大甲申朔方兵再畧蒲解先生避亂山陽史華國家已而保聚被攻先生義不受辱顧謂弟子言吾往矣乃閉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時二月十有四日也猶子致中等葬之山麓之南所著易畧釋列子章句莊子畧解雲菴妙選方傳於世始予罷內鄉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丐予文以表先生之墓及官京師見閑

閑公亦以爲言并以挽詩見示朔南喪亂因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芮城李邦彦過吾州邦彦先生鄉曲與之游甚欵用是重以斯文爲請予問邦彦藏雲所以爲天下所髙可得聞乎邦彦言藏雲隱節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捧手曰有是哉乃爲次第之其銘曰

山澤與之臞道味與之腴翩翩獨征遊物之初謂當風岸絶出而莫可接乃温兮其玉如以君爲黄冠師

耶合煉之刀圭䙴襘之綿絶又非句漏令冦譙之之徒况乞靈於緑囊進技於黃禱勸義人倫之先盡騹蔌水之餘洗心有經先天有圖絶學我傳宿惑爾祛以君為縫掖生耶胡不繁文以拘而脂膏以濡嗒焉尸居奮而亭衢㩼為瓠壺震驚八區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無以命之殆方内之外而方外之内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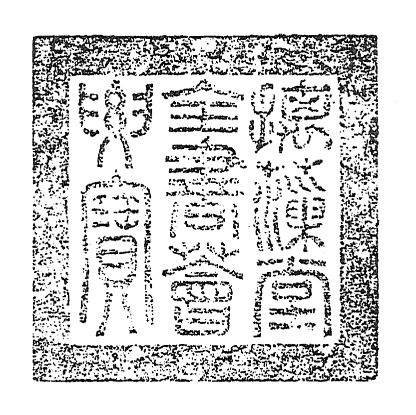
告山贇禪師塔銘

龍興汴禪師為予言汴落髮於告山贇公承事五六年始避兵而南北歸贇公去世已久師生於正隆初而歿於興定之末年年過六十但以喪亂之後時輩凋喪師之行事無從攷按至於卒葬時日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某甲未南渡時事耳吾子嘗試聽之師諱法贇出於兗州侯氏自幼出家事嵫陽明首座大定間以誦經通得僧服即以義理之學從事根性頴利同學者少所及游叅扣詰洞見深祕得法於告山明和尚嗣法靈岩才

師即大名曾孫也出世住告山方世路清夷禪林軌則
未改師道風藹然為諸方所重再住兖州之普照州倅
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涉内典與師為淘汰之友
師開堂宣叔具文疏朝服施敬繼為先大夫薦冥福禮
有加焉其為中朝名勝所推服如此汴老矣尚能記師
沉嘿自守不以文字言語驚流俗為門户計住持不務
營造學者雖多迄無授記者行義如是而使之隨世磨
滅門人弟子實任其責竊不自揆度敢以譔述為請幸

吾予惠顧之不肖交於汴公者三十餘年矣汴南遷後
嗣法虛明亨公在法兄弟最後蒙印可於臨濟一枝亭
亭直上不為震風凌雨之所摧偃龍興焚蕩之餘破屋
數椽日與殘僧三四輩灌園自給不肯輕傍時貴之門
予嘗以五言贈之有大道疑高謇禪枯耐寂寥葢頭茅
一把繞腹蔑三條之句意其孤峻自拔如此必有所從
來循流測源乃今知所自矣因畧記賛公遺事故兼及
之歲丁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集卷三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李士勲